

天主恩賜的金慶厚禮

— 病榻上的感言 —

趙一舟

來台服務後，三十七年來，住進醫院，且三次進住加護病房，為期如此之久，尚屬我生來第一次；看來病情很嚴重，引起許多神長及友好的關切，但是本人未曾覺得。耕莘醫院副院長在我第三次入加護病房時來探訪，問我一個問題：「神父，你害怕嗎？」似乎他也認為我的病情好像頗為嚴重。我的答覆是：「我並不害怕，因為病中常在想，離開這個世界，是與天上的諸神聖，尤其與先我而去的親朋好友歡聚的時刻，有甚麼可怕的呢？」倒是住進醫院一個多月的時間，令我對人生的意義作一番深思，並得到一些體驗和領悟。

逾越奧蹟

人生的意義終究為何？對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各有不同的見解。對信仰基督的人來說，可用近代常聽到的一句神學術語，也是禮儀經文中常遇到的一個名詞：「逾越奧蹟」，以往音譯為「巴斯卦奧蹟」。是的，為我們基督徒來說。人生的意義就是要活出此「逾越奧蹟」。所謂「逾越奧蹟」，簡單地說，首先廣義地是指耶穌的整個降凡拯救世人的一生事蹟；祂從天降下，是為帶領人類上升天鄉。而狹義地則特指祂受苦受難、死而後復活升天的重要事件；藉由祂的全部犧牲，使人能獲得嶄新的生命，即能使人獲享所希望的真正「永生」。這是耶穌給人類帶來的真正的「福音」。

身為基督徒，如何活出此一奧蹟？簡單地說，就是在生活中經歷一些「失而後得」、「苦而後樂」、「辱而後榮」、「死而後生」等等的過程。耶穌一生中經歷了這一切。祂要其門徒也如此做：「誰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不配作我的門徒」（瑪十38）。這裡所說的十字架當然是象徵性的。它指的是我生活中所遭遇的種種困難、疾病等不如意的事件。總之祂要我們追隨祂一生的腳步，邁向永生的道路。基督徒在生活中，主要在透過教會年度中的禮儀活動，尤其彌撒聖祭，幫助我們一步一趨地跟隨耶穌活出其奧蹟。教會的禮儀主要在藉由一些標記來紀念、表達、慶祝耶穌的一生重要事蹟，幫助我人具體地追隨耶穌，以達到逾越奧蹟最後的目標，在天上與主耶穌會晤。

奧蹟的體驗

五十年的鐸職生活主要的是在學習與講授教會禮儀並編譯禮書，使教友瞭解耶穌逾越奧蹟的意義、藉由禮儀的舉行予以紀念、表達和慶祝，以及在教友生活中的實踐。四月十五日桃園振聲中學為我們兩位晉鐸五十年者舉行了感恩祭與慶祝會。十七日（晉鐸紀念日）我獨自靜思、反省、追憶五十年的修道生活。有成就、也有缺失；令筆者難過者則是十二位同班同日晉鐸者目前僅有五位尚健在，兩位已經提前升天，有五位則「分道揚鑣」…。

當日兩位禮儀工作同志邀請共進晚餐，以資祝賀筆者金慶紀念。席間有一位問筆者：「你五十年的鐸職生活中最滿意的是什麼？」我答說：「我仍然是神父，沒有跑掉！」這當然是天主特別的恩賜和保護，其次是有禮儀（Liturgia）做我五十年來的最愛、我的摯友。

這幾天台北教會有不少活動，如新教宗的就職彌撒，為幾位晉鐸金銀慶的主教、神父（包括筆者在內）的慶典，由於二十三日突然病倒，而無緣參加。當日被救護車送到了耕莘醫院急診室。經過醫師急救及診斷，被送進了「加護病房」，一生中從未進過這種地方，感覺上好似被判「坐牢」，也表示罪過（病情）有些嚴重。在病榻上，有一次夢境中好似聽到耶穌的聲音：「孩子，你對禮儀/逾越奧蹟學得不少、講得不少、寫得不少，最後又寫了一本紀念冊《越》，讓信友與耶穌共度其逾越奧蹟，可是彷彿你自己並未曾有過多少體驗，給你一個機會稍微體味一點點，好嗎？」就這樣，耶穌讓我從加護病房到普通病房三進三出，為時一個月之久，使我也獲得耶穌恩賜的一些體驗，很珍貴的體驗，得來不易。

失落與被隔離

進入加護病房意味著你必須離開一切：你心愛的工作、日日相伴的電腦、喜歡閱讀的書報，以及各位工作伙伴等等。每天也限制訪客。很多時間，只能躺在床上睡覺、看天花板，房內無電話機可與外界聯絡，還好有玫瑰念珠為伴，不時可藉以與主耶穌、聖母通話。

這時使我想到耶穌被捕後、被帶到刑房的情形，孤獨無倚而被人羞辱的情形；也想到教難期間，被捕坐牢的殉道者。他們絕對沒有舒適的病床可以躺臥！比較起來，這個病床不是天堂嗎？

身體自由的限制

病床雖似乎舒適，但限制你的自由行動。身上插了注射藥液的針管、繫上測量血壓、心電圖等管線。雖不似罪犯被綁以「五花大綁」，卻限制了你的自由行動，甚至不論「大事」、「小事」均需在床上辦！護士小姐「命令」說：「神父不可下床啊！」因此這個病床尚不是真正的天堂的床！

但是，這又使我想到主耶穌在背負十字架前，被迫躺在「十字木架之床」的情形：祂以極大無比的忍耐伸展手臂、腳掌，任憑惡徒用鐵釘把祂固定在木架上。祂完全失去了行動的自由，目的是要帶給我們聖寵的力量，使我們能擺脫罪惡的綑綁，獲得真正的自由，作為天主兒女的自由。

身體被「修理」

身體被禁錮在床上，好似「老爺車」被送進「修理場」的車床被修理一般。在病床上二十四個小時，除短暫的睡眠外，不時有護士小姐來抽血，有時抽動脈血，有時又抽靜脈血，有時來打針注射，有時又來扎針取血測量血糖等等不一而足的動作；還有幾次睡眠中被叫醒在床上照X光片。當然這種「修理」在醫院中是應該稱之為「護理」的。事實上小護士們的「修理」當然出自醫師的指示，出自責任心、耐心與愛心，希望「把我這部車」修好，好能再度上路。她們都非常客氣有禮，每次打針、抽血都會說：「神父，這會痛啊，忍耐一下呀！」除「修理」外，她們也會每天把我這「車體美容」一番，為你擦擦身、洗洗面、刮鬍鬚等服務。

在此想到耶穌受難時真正被修理的情形：頭帶刺冠、全身被鞭打的皮破血流，你所受的這一點點「修理」又算得甚麼？實際說來，此乃好似是一種「享受」，在此對照顧我者那些護士表示衷心感激。

罕見的「三顧」加護病房

通常一個急症病人在一次患病情形下進住一次加護病房而已，而我有幸三顧。記得第二次被推進病房時曾有護士們向我說：「神父，你怎麼又回來這裡？」或說：「怎麼又是你？」我也只能回答說：「你們服務太好，捨不得你們啦！」其實，第一次進入普通病房後，就期盼著早日出院回家；誰知道第三天又突然出現情況。

又一次經過急診，回到加護病房。數天後又被送回普通病房。每天加緊練習走路，加強體力，好能早日康復歸家。不料，第四日早飯後練習走路，走了數分鐘，突然又發生前數天的情況，這次醫師斷定，病因源自心臟。當即決定午後進行心導管手術。醫師說這種手術會有些風險，為慎重起見，陳神父要我寫了一份「預囑」，行了和好聖事。然後被推進手術室，好似被放在「斷頭臺」上，心裡雖並無怕懼感，只是誦念著夜禱中常誦念的那句禱詞：「*In manus tuas, Domine, commendo spiritum meum* 上主，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中。」當然也把「治癒疾病的希望」交給了主治醫師。

感覺上在有些冰冷的手術台上似乎經過了一個小時，聽到醫師說：「神父，好了」，意味著這部車主要毛病修好了！心裡靜靜地說：「*Deo gratias, Alleluia!*」當然也要感謝醫師。就這樣第三次被送進加護病房，期盼著儘快真正康復。

心裡一直在想，耶穌為何叫我三次受一些小「折磨」？是否讓我想一想耶穌從被捕三天三夜的時間後，才復活升天，而激起我病癒以後要善度「餘生」的志向，做完計畫中仍未完成的工作，準備邁向逾越奧蹟的終點？

家的溫馨

住院期間，尤其在普通病房時，諸多訪客多得令護士 / 看護們訝異地問：「您怎麼有如此多的訪客？」因為其他病人僅有家屬及少數親友來探訪。

實際上我的訪客除一兩位朋友外，都是教會的人士，有主教、神父、修女、教友、工作同仁、我舊日的學生等。我答覆她們（均非教友）說：「這些訪客，可以說，都是我的家人，因為天主教會是一個大家庭，我們都是這個大家庭的成員。」在普通病房期間，由於沒有嚴格的訪客限制，大家頻頻來訪、慰問鼓勵和祈禱，帶來補品或食物等，期盼筆者早日康復，在在表示每個人對筆者的關愛，令我衷心感動、感激不盡，感覺到家的溫馨：大家原是一家人！

在此也必須提到日夜照顧筆者的看護，她們忠於職守，盡責照護，無微不至，令人感動不已，也使人覺得此病房似乎變得溫暖如家。但此家並非久居之所。車子修理、保養好了，就應該再上路了。在病房中一直在期待著醫師宣佈：「神父，你可以出院了」的好消息。這是第三次住進普通病房後才聽到的。

十字架苦像的啟示（結語）

正在病床對方的牆壁上掛著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的苦像：耶穌伸展著雙臂，被牢牢地釘在十字架上。每天在默禱中、在誦念玫瑰經 / 耶穌聖心串經時，不時注視著耶穌，為人罪而受刑的耶穌，相信祂也在注視著我這可憐的病人 / 罪人，提示我人生真正的意義終究為何。耶穌的受難、死而復活是祂逾越奧蹟的高峰和過程，最終目標是為了人類，能使人與天主和好，達至天人合一；並使全人類形成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這也是十字架所象徵的意義。我也相信是耶穌自願受此十字架重刑的裡由。

人之生、老、病、死是人一生的自然過程。如果將此過程與耶穌的一生，透過禮儀生活，忠實的基督徒生活，相合為一，那就是在活出耶穌的逾越奧蹟，也就是「跟隨耶穌背負自己十字架」的意義。在生老病的過程中，我們身為基督徒一直在背負著自己的有大有小的十字架，直到個人逾越奧蹟的終點站，那時希望聽到被耶穌歡欣接納的聲音：「進來，進入到永福中罷！」

鐸職生活五十年的歲月中，感謝天主，對我的恩惠不可勝數，讓我背負的重大十字架實在並不多，讀書、工作堪稱順利。這次的病倒讓我有幸背負較大一點點的十字架，但跟耶穌背負而後被釘的十字架，比較起來，實在微不足道。只是願聽從耶穌的教導：「要作我的門徒，就要背你的十字架」，希望藉此小十字架也能配作耶穌的門徒。此次患病期間，蒙受諸多朋友惠賜賀禮和祝禱，實在也感受到經過此次病的洗禮，體驗良多、收穫豐富，尤其是大家的祈禱。這一切不能說，是主耶穌恩賜我的金慶厚禮嗎？

2005/06/21